

文献

第一辑

Wenxian

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

文 献

一九八〇年第一辑

(总第三辑)

北京图书馆

《文献》丛刊编辑部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五月

(北京文津街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河北保定新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20,000字

1980年5月第一版 198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定价：0.98元

分类号码：G256—5 统一书号：17201·7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总第十六期)

目 录

新四军的杰出领导者——刘少奇同志	冯毅
“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	
联系在一起”不是辩证法的命题吗?	林青山
巴黎公社为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措施	崔云鹏
吴敬梓对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	朱泽吉
《穆天子传》是伪书吗?	常征
——《穆天子传新注》序	
《文心雕龙》论才思与风格的关系	詹镁
《金瓶梅》的文学评价以及对《红楼梦》的影响	朱星
《金瓶梅》在国外	王丽娜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黄绮
评《文言散文的普通话翻译》	程垂成 张俊文 王占福
从《论语》一书看上古汉语连词“而”的用法	谢质彬
辞书源流初探(下)	郭文瑞
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	张洪椿
——《父与子》简析	
柔石年谱	楼沪光

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河北省保定邮电局发行

每年四期，每期定价0.35元

文 献 (丛刊) 1980年 第一辑

目 录

- 刘少奇同志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1)
干部不学理论行不行?
- 重读少奇同志《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马列学院一班部分学员笔谈纪要 (13)
坚挺乔松柱人天
- 狱中惊闻少奇同志蒙冤感怀三首 吕振羽 (40)
刘少奇同志著作目录 滋 筍 (262)
- 沫若书简 (八封) (43)
郭沫若同志书信十九封 (51)
纪念蔡元培先生 张申府 (62)
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 鞠德源 (64)
中国古代的历法 王 力 (91)
读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札记 吴小如 (105)
相声和“乔” 侯宝林 汪景寿 李万鹏 薛宝琨 (137)
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 张显清 (155)

丁耀亢与《出劫纪略》.....	陈金陵 (166)
评本《红楼梦》知见琐录.....	胡文彬 (172)
跋敦煌残卷两篇	王利器 (177)
南宋浙刻本《经典释文》.....	丁 瑜 (181)
《吾妻镜》与《吾妻镜补》——中日文化交流的 历史见证.....	
	冯佐哲 (185) 王晓秋
作者·学者 《金佗粹编》的作者——岳珂	
二三事.....	臧 嵘 (195)
《明季南北略》作者计六奇传略.....	任道斌 (201)
清代女学者王贞仪和	
她的《德风亭初集》.....	徐文绪 (211)
谈谈评介中文工具书的文献资料.....	
王恩保 (215)	
西文美国参考工具书选目提要(续一)	
戚志芬 (230)	
马惠平	
《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	
雍桂良 (243)	
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是怎样转到阿姆斯特丹国际	
社会史研究所的?	京 祚 (252)
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简介.....	梁 明 (255)
《日本图书展览会》巡礼.....	张朝清 (258)

CONTENTS

Speech to the First Class of Students Enrolled at the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January 4th, 1948	Liu Shaoqi (1)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Study for Cadres -summary of a forum on studying again Comrade Liu Shaoqi's speech by part of the first class of students enrolled at the Institute of Marxism- Leninism	(13)
Three Poems Composed in Jail on Hearing the Shocking News of the Unjust Verdict against Comrade Liu Shaoqi.....	Lu Zhenyu (40)
List of Writings by Comrade Liu Shaoqi.....	Zi Sun (262)
Eight Letters on Period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Guo Moruo (43)
Nineteen Letters o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ubjects...	Guo Moruo (51)
Mr. Cai Yuanpei as Chancellor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Beijing, 1916-1922 - personal recollection.....	Zhang Shenfu (62)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Ming Dynasty Inscribed Tablets of Yungning Temple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Heilongjiang River.....	Ju Deyuan (64)

- Ancient Calendars of China Wang Li (91)
- Notes on Jiang Lihung's *Lexical Notes on Bianwen*
(story-telling) *Manuscripts Discovered at Dunhuang*
..... Wu Xiaoru (105)
- Comic Dialogues and the Character "Qiao" Hou Baolin, ...
..... Wang Jingshou, Li Wanpeng, Xue Baokun (137)
- 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ang Wenruo*,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Peasant Wars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 Zhang Xianqing (155)
- Ding Yaokang and his Book *Chu Jie Ji Lue* (a Memoir
of Chaos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Chen Jinlin (166)
- Collection of Miscellaneous Notes and Commentaries
in Early Manuscript Copies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u Wenbin (172)
- Postscripts on Two Manuscripts Fragments from Dunhuang
..... Wang Liqi (177)
-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Jingdian Shiwen*
(Explanatory Text on Classics) Ding Yu (181)
- Azumakagami* and *Azumakagamaho*
-historical evidence of early Sino-Japanese
cultural relation Feng Zuozhe, Wang Xiaoqiu (185)
- Some Anecdotes of Yue Ke, Author of *Jin Tuo Cui Bian*
(a book about the national hero Yue Fei of the
Song Dynasty) Zang Rong (195)

- Biographical Sketch of Ji Liuqi, Author of *Ming Ji Nan Bei Lue* (a work on frontier defence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Ren Daobin (201)
- Woman Scholar Wang Zhenyi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Her *Anthology of Defeng Pavilion, part I*
..... Xu Wenxu (211)
- A Review of Some Guides to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Wang Enbao (215)
-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Reference Books on U. S. A. (Continuation I)
..... Qi Zhifen, Ma Huiiping (230)
-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rx's *Capital* in China Yong Guiliang (243)
- How Were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ransfer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 Jing Zuo (252)
- A Brief Guide t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Liang Ming (255)
- A Visit to the Japan Book Exhibition, Zhangchun, March 1980 Zhang Chaoqing (258)

刘少奇同志对马列学院 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同志们!

学校开学已经很久，我还没有来过。以后想和同志们多谈一谈，不知可能性怎样。我们学校要办下去，大家可以安心学习。学习时间定为一年半，课程也规定了，大致分为三个学期。有的同志担心，怕中途调走，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让你们尽可能学完，决定中途不调动。但世界上的事情不是绝对的，个别的人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也可能调走。一般地说是不调动，让大家学完。现在并不是中国革命非你们去不可，具有这样条件的人还很少。

有些同志要求讲讲形势。现在的中国的形势发展很快，政治形势的中心点，即战争形势，对我们很好，很有利。北平很快就可解放。去接收的干部，正准备赶快走，赶往北平。南边还包围着蒋军的主力，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黄维等最主力的四个兵团，可能消灭。把在北平、天津及徐州的两股主力解决之后，从此蒋

*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第一班开学，刘少奇同志当时兼任院长，这是他对第一班学员讲话的记录。

介石就没有主力了，中国局势就算“天下大定”了，长江以北军事上就没有什么多的事情可做了。此外就是过长江了。胡宗南、白崇禧不是主力，明年过长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出乎意外的事情发生呢？不可能。例如，现在美国重新提起不干涉中国的问题。他也声明要提出三年前的莫斯科会议的决定。他们意见是说干涉中国三年了，没办法，现在我们不干涉了，看你苏联干涉不干涉。美国不会开兵来。但开一千两千军队到上海一带保侨是可能的，这没有多大关系，不能起决定作用。大量开兵，开一二十万来干涉中国革命，美国是不敢的。因为开来军队，不但不可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会使中国革命更要大大发展。他很怕和我们打一仗。如果打起来的时候，我们俘虏他一些人，或消灭他几千、一万，他怎么办？不打下去帝国主义面子上不好看，打下去，他受不了。所以现在国际形势很好。不久平津解放，和徐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将休整一下，明年再过长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地准备。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窗外事可以问一问，但不要因此不安心。北平打开了，搬到北平去，不过现在不要想得睡不着觉，你们和我们一块去。现在你们只有一百多个人，干部虽困难，你们不出去，中国革命还是要胜利。虽然工作上需要人，但抽出一部分人，挤出一年半时间专心学习，却很有必要。工作会因此有点损失，但不大。这一年半的时间，你们学马克思主义，学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

为什么要办马列学院，为什么要学马列主义呢？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行？少学行不行？不行。“没有革命的理论

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有名的话。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党是建立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我们党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敌斗争、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就整个党来说，我们是不是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党呢？是的，是有理论的党，而且从来就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党中央、毛主席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缺点。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办马列学院的目的。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具有、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使工作做得更好。作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例如，一下子农业社会主义，一下子又是地主、富农思想，一下子又是资本主义思想。作了一些工作，有成绩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即犯过些错误。只要真正多少作过具有群众性的、在革命中起过些作用的工作的人，都懂得自己有盲目性，犯过错误。经济工作中犯过错误，土改工作中犯过错误，组织工作中犯过错误，就是因为盲目性，没有知识。很多同志，现在也许还不了解，到毕业时就会知道，过去犯的那些错误，是马克思、列宁早就说过了的。中央一九三三年关于划分阶级的文件，到今天已有十五年。十五年前就已有了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到今天仍然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问题就是大家没看，我们也没看。土地会议以后，在文件箱子里找出这本文件，才把

这个文件发表了。下边同志问：“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发表？早点发表，就可以少犯错误。”他们问得很对。但问题不在这里，不在这个文件发表的迟早。《共产党宣言》是一百年前就发表了的，一百年以来，有关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文件书籍也发表了很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很多，问题是你们没读过。很多事情，他们都讲过了的，问题就是你们没有去看。我党关于土改的文件也发表了很多，你们就是未看过。

你们希望多听报告。这不是坏事，但有点依赖别人学习的味道。你们的意思好象是说：读过马恩列斯的书的同志，讲给我听，我就可以不读了。这种想法是懒汉的精神，想依赖别人。这种精神，是与共产党员的精神不符合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是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精神，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列宁讲过，要认识一个复杂的问题，要认识了解一个真理，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的精神和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料，否则要了解真理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也讲过，我们不能希望马克思在几十年前，早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作完，把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参看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一书，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789页）他们总要留一点事情给后人做。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很多，你要做起来，就不太容易，就是相当艰苦的工作。自己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工作，要想学到一些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听报告、听教员讲，只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不能完全依赖报告和教员。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即使学到，也是假的，靠不住的。真正想学点本事，完全要靠自己，要弄对方法。

很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党中央、毛主席都研究过，很多理论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系统地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读这些书，了解这些知识。至于很多具体问题，是不是马克思都给我们解决了，例如接收北平这类具体问题，是不是都给我们解决了呢？如果这样要求，就是教条主义。接收北平的具体方法、具体组织、具体形式，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党中央已派叶剑英同志去当市长，彭真同志去当市委书记，叫他们负责解决，解决不了就唯他们是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全集》第9卷），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因为未看《两个策略》，使中国革命胜利一下子迟了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前全党都研究《两个策略》，就可能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不致失败。如果当时看了《两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两个策略》，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后悔的事多得很，土改中又发生后悔，后悔一九三三年划分阶级的文件为什么不早看。斯大林讲，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的特点，就是后悔，所以他们死气沉沉。我们现在要做到不是事后后悔，而是事前有准备、有研究。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你们做过很多工作，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许不懂得，到毕业时就会知道，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

过去办过马列学院，有毛病，有教条主义，已经批评过了。现在又办起来了，要办好，办下去，一班完了，二班、三班还要来。中国党有三百多万党员，情况复杂，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况这样复杂，没有高度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中央提出一个任务，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

不久即将发出指示。开办马列学院也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方法。将来还要依靠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依靠马列学院去使全党理论有所提高。你们不仅要做学习的模范，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譬如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刊物、你们的学习心得，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教员、学生都有此责任。马列学院，是高级党校，将来还打算在东北办一个分校，还要办中级党校、初级党校。这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办法。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法，例如在职干部学习、写文章、办报纸等，都是提高理论的方法。但马列学院有特殊作用、特殊任务，而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办的，一定要用它来培养一些干部懂得马列主义知识，到工作岗位上去，把工作做好。

有些人会说：“我不学马列主义不行吗？《共产党宣言》已发表了一百年，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不读这些书，难道没有饭吃？”但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因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管理全中国，事情就更艰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征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小小村长，一个小小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提高纪律性，来挽救很多的人，如象在党内要进行处分、撤职、斗争、反

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

有的同志担心，过去马列学院有教条主义，将来出去恐怕又搞成教条。这种警戒是有好处的。又有人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变成教条，就不如不学。这就不对了。有没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呢？任何时候都有的，今天有，以后还会有。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的，要是人类不犯主观主义，就没有唯心论了。一万年后也还会有主观主义。我们自觉地警戒，就能够少犯或不犯。但是，如果怕犯教条主义，就不学习了，不进马列学院了，这也有危险性，这叫做经验主义。现在党内思想上主要的偏向，危险性到底偏在哪一方面多呢？偏在经验主义方面的多，经验主义是主要偏向、主要危险。不学习就要犯经验主义，而且已经犯了，就是那些怕犯教条主义的人，他就有经验主义的偏向，因为他怕犯教条主义，便不学习了。自己已经处在经验主义偏向的危险中，自己还不觉得，这就不好了。事情有些为难：不学是经验主义，学了又是教条主义，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可贵就在这里。土改不能“左”，不能右，是不容易的。既要走群众路线，又要不犯尾巴主义，是不容易的。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找到真理，找到正确路线，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容易的，是相当难的。要学习，努力。各种问题都是一样。朱总司令给你们讲了经济问题，现在经济问题上右的“左”的又来了。有人说搞资本主义那是右，又有人说搞社会主义那是“左”，现在既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不能搞社会主义，事情就有点为难。不怕

这些为难，才是布尔什维克，要克服这个困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做了很多事，不读书，怕犯事务主义，读了书又怕犯教条主义，任何事情都有两条战线的斗争。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犯经验主义，又不犯教条主义，两条战线斗争，这是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经常进行的、不能离开的。

有的同志说：“要联系实际，就要到村子里去工作。”联系实际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方法。在村子里是一个方法，但还有更多的方法联系实际，从实际到理论，从理论到实际。马列学院也能联系实际，是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

读马恩列斯的书，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马、恩、列、斯的书籍中，论中国的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说的外国话，讲的外国事，写的外国材料，分析的外国历史。因此有的人认为，何必学这些外国东西？中国的书还读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呢？或者至少先读中国的书，再读外国的书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认识中国革命经验与世界革命经验的关系问题。必须都学，废弃一面，都是不对的。废弃中国革命经验，就是“言必称希腊”，就是教条主义。也有些人认为凡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五·四”运动以来，不但党内，就是党外，也是如此。整风以后，党内在这方面纠正了。现在发生的问题，是只学中国的，不学外国的。学不学外国革命经验的问题，就是学不学马、恩、列、斯理论的问题。

中国是个大国，将近五万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革命胜利了，就是世界革命胜利了四分之一，几乎等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和人口。有人说：“欧洲是出马、恩、列、斯的地方，但欧洲还有一部分地方革命没有胜利，中国没有出马、